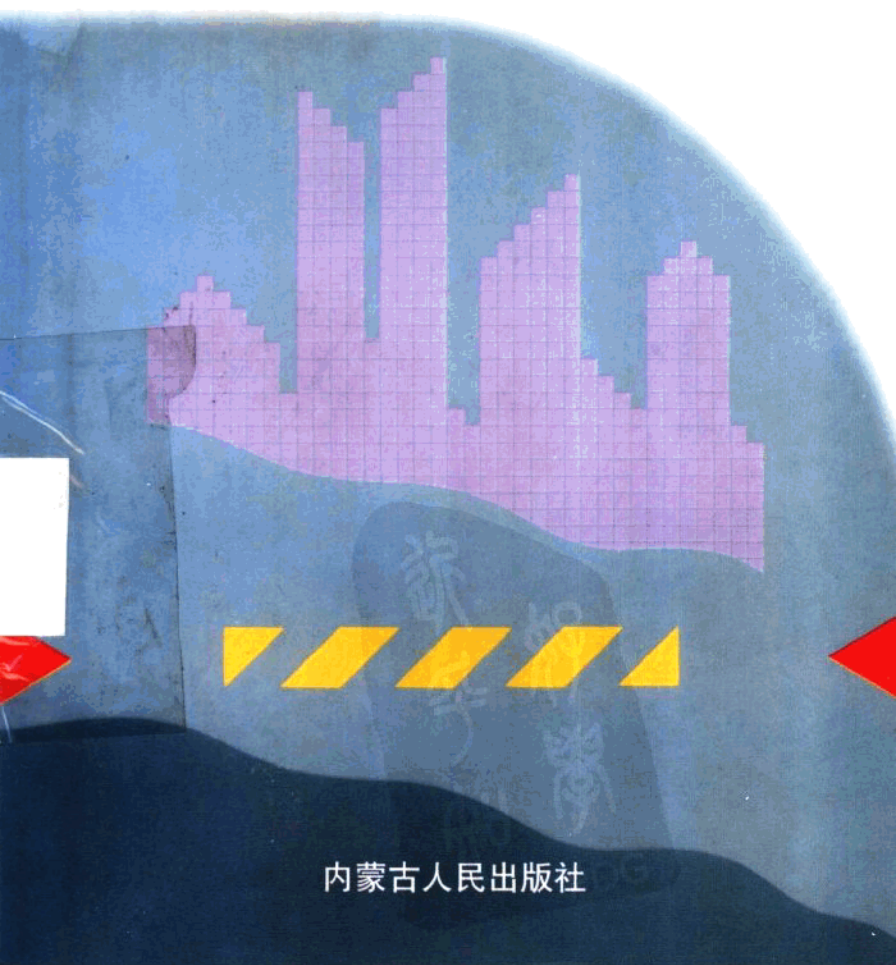


铁骨春秋

海津 许榕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田荣棣近影

田荣棣，一个极其平凡的名字。

然而，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这个平凡的名字，却蕴含了许许多多不平凡的故事。它蕴含了世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蕴含了人生的坎坷不平、生命中的苦辣酸甜；它更蕴含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巨大的成功。

在人们的面前，他那满头白发，像阳光下一座圣洁的雪山，埋藏着无穷的智慧 and 巨大的能量，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仿佛一部厚重的历史，而那双犀利的目光像能够穿透一切，世间的事物也许对他已不再拥有秘密。

这就是田荣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优秀企业家、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河北承德大厦实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六十年代初，田荣棣从地处冀东大平原的唐山来到燕山腹地还比较落后的承德。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帝王们看中的这片风水宝地上，开始了他传奇式的人生。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饱经了磨难与沧桑之后迅速崛起，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田荣棣的人生经历更是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同呼吸、共命运。我们深信，在田荣棣的奋斗历程中，蕴含了生命的真谛，在他的成功与挫折中，昭示着人生的深刻哲理。

田荣棣既是思想型、又是实践型的企业家，他敏锐的目光善于发现，他智慧的大脑勤于思索，他倔犟的性格勇于开拓。于是，在他的经营实践中，独僻蹊径，硬是走出了一条令专家、理论工作者以及新闻媒体津津乐道的“承德思路”。在这条路

上,他不但为因为缺乏原材料而嗷嗷待哺的近二十家机械企业引来了钢军铁马,而成为企业的坚强后盾,并且使当时只有9名职工、2.7万元资产的承德市机械供销公司滚动发展成为今天拥有上亿元资产、600多名职工的承德大厦实业集团。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奇迹。

田荣棣命中多劫。在战火纷飞的童年岁月里,父亲牺牲了,他不但饱经颠簸流离之苦,而且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死过四次了,但每次他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田荣棣坚定不移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事业中,始终不渝地认准了共产党,认准了社会主义,即使是高耸的承德大厦那五彩斑斓的霓虹灯映照出的,也是现已被别人日渐淡化了的:“社会主义好”。田荣棣始终把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更多地创造社会财富,作为自身企业经营、发展的宗旨。在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企业的运行管理机制。

田荣棣以他高尚的人格力量影响着他的企业,影响着她身边的人。然而正像他自己感叹的,事物是复杂的,人更是复杂的。曾有人断言他是承德最大的“倒爷”,还有人说他偷税漏税,更说他有经济问题,有人告到中组部、中纪委,企业发展历经波折……

田荣棣一次次成为新闻人物,他和他的企业,一次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金秋十月,我们踏上了承德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在五烈河畔,我们走进了富丽堂皇的承德大厦,走进了田荣棣的世界……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部

春风化雨 乍暖还寒 (3)

山庄柳色 喜迎嘉宾 (17)

踏遍青山觅新路 (26)

钢花溅出四季春 (40)

对“承德思路”的理论探索(54)

第二部

拓出一个新的起点 (69)

崛起一个新的高度 (84)

铺设跨世纪之桥 (101)

展开宏伟的蓝图 (119)

三分天下 一枝独秀 (131)

目 录

第三部

- | | |
|---------|-------|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143) |
| 铮铮铁骨写春秋 | (161) |
| 吹尽狂沙见真金 | (178) |
| 一片冰心在玉壶 | (197) |
| 为新世纪干杯 | (215) |
-

第一部

春风化雨 乍暖还寒
山庄柳色 喜迎嘉宾
踏遍青山觅新路
钢花溅出四季春
对“承德思路”的理论探索



春风化雨 乍暖还寒

寒冷的冬天对生命是严酷的，然而沉默之中，却蕴孕着一个崭新的希望。一个执着的信念被深藏在心里，正象一粒饱满的种子被埋在沃土中，一旦春风佛面，那股巨大的能量必将伴随着新的生命破土而出。

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在中国北方冀东大平原上，微微的晨光中一道强烈的蓝光闪过，人们赖以生存的大地以它剧烈的颤抖在一瞬间便完成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

田荣棣和许许多多还依旧沉浸在睡梦中的唐山人一样，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和家人一起被埋在了倒塌的房屋下面。

1976年是中国最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正是这一年的清明节，人们在心头压抑已久的正义与真理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隆重的悼念活动中喷薄而出。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田荣棣正在北京出差，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壮举。回到承德后，他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每当向人们讲起，他还依然慷慨激昂。于是，他又成了参加四五运动被追查的对象……

在古老的传说中，地震是大地深处驮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大鲤鱼眨眼或翻身所致。当然，这是我们的先人

朦胧中的智慧。可这些神奇的传说常常向人们昭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无可辩驳的真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是在这样一次巨大的阵痛之后再一次觉醒了。

唐山是田荣棣的故乡，他虽然多年漂泊在外，但他依然没有躲过家乡的这场灾难，他是7月26日从承德被派到唐山汽车厂学习的。当他和他的家人在废墟下面被救出来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眼前的一切，目光所及之处，早已惨不忍睹，整座城市顷刻被毁，遇难者比比皆是。据后来统计：“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十六万多人顿成伤残，七千多家庭断门绝烟。”在这巨大的灾难面前，人的生命实在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然而万幸的是，田荣棣和他的家人都仅仅程度不同地受伤，这也算是个奇迹了。和田荣棣一同去唐山学习的十一人只有他一人生还。在他家居住的那一片民房中也只有他的家全家人都活了下来。

田荣棣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了抢险救灾工作。他还在别人的帮助下亲手搭建了那座后来他的全家一直居住了九年的防震棚。

救灾工作刚刚告一段落，田荣棣就急匆匆地回了承德。妻子深知老田的性格，承德有他的工作，有他的事业，尽管在那里他曾遭受了无情的打击，饱经磨难，但他依旧痴心不改，只要是他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妻子早已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家里是留不住他的。因为她已不是一次地做过了这样的努力。她只得悄悄地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独自担负起抚养四个孩子的责任。

1978年，塞外承德的春天似乎姗姗来迟，然而，明朗的天空中北归的大雁还是带来了春天的信息。与此同时，改革的大潮正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着中国南方的许多大城市。面对和煦的春风，负责承德市机械局供销科工作的田荣棣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也许只有经历过苦难、并且依旧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才会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田荣棣以一位企业家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一改革浪潮的到来，并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新旧体制的变革。这场变革必然会给目前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极大的冲击。从而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掌握好这一有利时机，必然会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针对承德机械工业企业的现状，田荣棣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改变供销科计划管理工作职能单一的现状，以供销公司的形式发展服务性经济实体。这样不但可以扩大业务范围，还可以运用经济手段直接为企业服务。

1978年3月18日，有关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成立承德市机械供销公司，对内为供销科，仍担负物资，产品计划、调拨等职能。这是河北省的第一家机械行业的供销公司。

这个小小的机械供销公司虽然在仅有9名职工、2.7万元资金的困难条件下开业了，但作为经理的田荣棣却依然信心十足。在公司牌子挂出那天，他就定下了一条雷打不动的企业经营十六字方针：“艰苦奋斗，奋力拼搏，求新务实，廉洁奉公”。

短短的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企业的精神面貌，在这

里也不乏老田高尚的人格体现。虽然机械供销公司作为一个企业诞生了,但是它却从根本上有别于其它的企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以企业自身的盈利为目的,而是确定了一个以为其它企业服务为宗旨的企业指导思想。当时规定:公司的业务往来只对生产企业,不对流通环节和个人。业务往来中,不接受回扣,不接受个人礼品馈赠,不吃请受贿,不抽招待烟。立下了这样的规矩,在以后长期的经营活动中,他们也确实一丝不苟、毫不走样地照章执行了。田荣棣更是言传身教,以身作责。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常常使人有一种沐浴在春风中的感觉,让人们的心底蠢蠢欲动地萌生出许多希望。但现实中的许多难题却又像一股股倒春寒一样,令人举步维艰。

田荣棣信心十足地挑起了供销公司经理这副担子,可这副担子却着实不轻。当时的机械工业企业常常处于“缺粮”“少米”“断炊”的状态,“等米下锅”或“无米下锅”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些企业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不得不停产放假。面对这种情况。田荣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而他公司的库房只躺着几吨盖楼用的螺纹钢和一点点电器产品。他这个供销公司实在是无货可供。

办公室里那部电话急促的铃声接连不断地响着:

“喂,田经理吗?我是柴油机厂,您知道我们厂正处于产品变换时期,制砖机试产成功,订户已经订货,可是没有型钢、碳钢,我们无法生产,经理您看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田荣棣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

口，大脑在飞速运转着。

其实，原材料供应不足，不只是承德机械工业企业所面临的难题，钢材紧缺是全国性的问题。据当时的一份《内参》透露：中国机械工业每年消耗的钢材占国内总消费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占国内钢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实际供应上，中国冶金工业一年只能增产钢材 350 万吨左右，根本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机械工业正常生产和发展必然受到制约和影响。

田荣棣面前的电话一次次急促地响着：

“老田，我们电表厂缺 20 吨铝合金，请公司千方百计给想想办法！”

“悬挂输送机厂急需 150 吨槽钢！”

轴承厂告急！

汽车配件厂告急！

车辆厂告急！告急！告急！

……

田荣棣再也坐不住了，他拧灭手中的烟头，大步走出办公室。

火车在已渐渐返青的大地上飞奔着，但田荣棣还是嫌它太慢，他的心里着急呀。十几家企业在困境中挣扎着，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那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企业厂长焦急的询问声、告急声，仿佛依旧在他的耳边回响着。

田荣棣静静地注视着车窗外匆匆掠过的村镇、田野

.....

田荣棣的眉头紧锁着，手里的烟一支接着一支，他在反复思考着，他该怎样为企业去要“这碗饭”，他该怎样去向人家张这个嘴。这对于一向性情耿直、宁折不弯的老田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

刚来承德那阵子，按理说条件比眼下可是艰苦多了，可他硬是没打怵过。

那是1964年的深秋，正在唐山曲轴连杆厂工作的田荣棣，响应国家“小三线”建设的号召，毅然接受组织的派遣，告别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告别妻子儿女，只身一人来到承德，担任筹建承德市曲轴连杆厂的工作。

承德这地方庙多，但大石庙也和火神庙、高庙一样，地地道道地变成了地名，已经找不到庙的影子了。大石庙位于承德市的东南，五烈河的东岸。田荣棣和工人们就在这里的河滩地上搭起了简易工棚，垒起了炉灶，在这片不毛之地上扎下了营寨。从此，伴着五烈河日夜流淌的声音，他们开始了艰苦的创业生活。没有路他们修路，没有电他们架设专线。白天，他们挖地基、建厂房、安装机器设备，常常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渴了喝口凉水也甜，饿了啃个窝头也香。晚上，田荣棣和大家一样睡在四壁透风的工棚里，晴天能漏进星光，雪天能飘进雪花。寒冷常使人久久不能入睡，于是就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不远处火车的轰鸣声，遥望着五烈河对岸那阑珊的灯火想唐山的家。其实那只是一间仅有9平米的小屋，可那里住着他年迈的母亲、岳母，还有他那含辛茹苦的妻子和四个幼小

的孩子。他常常惦念他们，母亲多病，孩子大的仅有8岁，最小的才只有1岁。他常常在心里深深地感到自责。

多少次，田荣棣坐上厂子回唐山运料的汽车，可是在车开动的一刹那，他又狠狠心跳了下来。“组织安排我在承德，不建好厂子不回家”，这是他立下的誓言。他每天紧张地忙碌着，画图纸、跑材料、联系设备……总有他干不完的工作。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怀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以他的全部身心在这片既辉煌又贫瘠的土地上描绘着理想的蓝图。

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奋斗，初具规模的工厂建成投产了，并节约建设资金18万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个惊人的数字。工人们说：“这一角一分都是老田用算盘扒拉出来的。”这里提到了算盘，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采访中惊奇的发现，老田依旧在使用一把非常旧的大算盘。

仅用七个月建成一座拥有全套设备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曲轴连杆厂，而且一次投产试车成功，真是创纪录的杰作。当时的国家八机部给予筹建处表彰奖励，曲轴连杆厂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企业，一座具有年产1万根多拐曲轴、1万只大型连杆能力的全国最大曲轴连杆生产厂从此耸立在承德市五烈河畔。

1965年7月1日，承德市曲轴连杆厂正式投产，它成为承德市当时最大的企业之一。工作进入正常运转，大批工人纷纷从唐山调来工作。由于工厂初建，没有宿舍，抛家舍眷的工人们只得住进了临时搭建的工棚。老田看在眼里，心里头不是滋味。于是，在许多工作仍然千头万绪

的情况下，他又腾出手来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家属宿舍的筹建。冒着数九隆冬，硬是盖起了十二幢达 2000 平米的宿舍。工人们欢天喜地地迁进了新居，许多住在唐山的家属也纷纷前来落户。

田荣棣把自己交给了党，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他的爱更多地给了和他一起创业、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对自己的家人却欠得太多太多。多少个节假日，他都在令亲人们的失望中度过了，亲人们所能盼到的只有他在每个月 70 元工资中寄回家的 50 元钱。

那年的腊月底，快过年了，他在忙碌中收到刚刚学会写字的儿子写来的信：“爸爸，快过年了，别人的爸爸都回来了，您也回来吧！”田荣棣的心里一阵阵的酸楚，他多么想天天和妻儿团聚呵！直到安排完工作，回到唐山时，千家万户都已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了。

“爸爸，这回不走了吧？”孩子们见到爸爸，高兴得又蹦又跳，不停地摇着他的手问。

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拉着儿子，老泪纵横：“我活不了几天了，你就在家多呆些天吧！”

“妈总念叨你，想你，和组织上说说，咱调回来吧！”妻子试探地做他的工作。

唐山是河北省的重工业城市，几个厂的厂长都看中了年富力强、扎实肯干的田荣棣，知道他家里的困难。曾私下里劝他回来，工作由他选，面对自己一家老小，田荣棣不是没动摇过。可是当他想起自己刚筹建起来的工厂，想到那一批批获国家优质奖的产品，想起朝夕相处、同甘

共苦的工人们，他的心就又飞回了燕山深处他的“第二故乡”。他还是离不开承德。

田荣棣轻轻的但却很坚定地对妻子摇摇头，妻子说他是铁石心肠，他耐心地对妻子解释说：

“不是我心里没有这个家，唐山的工作起步早，能人也多。可是承德过去交通闭塞，工业上得慢，更需要人去建设。我这条命都是共产党给的，现在党需要我在那里干，我怎么能半截子上打退堂鼓呢？”

妻子无奈，妻子无奈地理解了他。然而他们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以后的岁月里等待田荣棣的是什么，如果他那时知道会有那场劫难，他也许会不那么坚定地对妻子摇头了。

至今田荣棣还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年他离家的情景。正月初五刚过，他告别重病在身的母亲，他深知母亲的心情，可是他又不能不走，于是他狠着心迈出了家门。

妻子含着眼泪把他送到火车站，他想不到，后来又是妻子含着眼泪把他接回了唐山……

火车刹车的轻微震荡把田荣棣从回忆中惊醒，他望望窗外，已到站了。

下了火车，在车站外面田荣棣下意识地望了望不远处的饭店，仿佛闻到饭菜的香味儿，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可他实在没有吃饭的心情。于是他舔了一下干巴巴的嘴唇，转过头来直奔首都钢铁公司。

在首钢的办公室里，田荣棣还没等在椅子上坐稳，就